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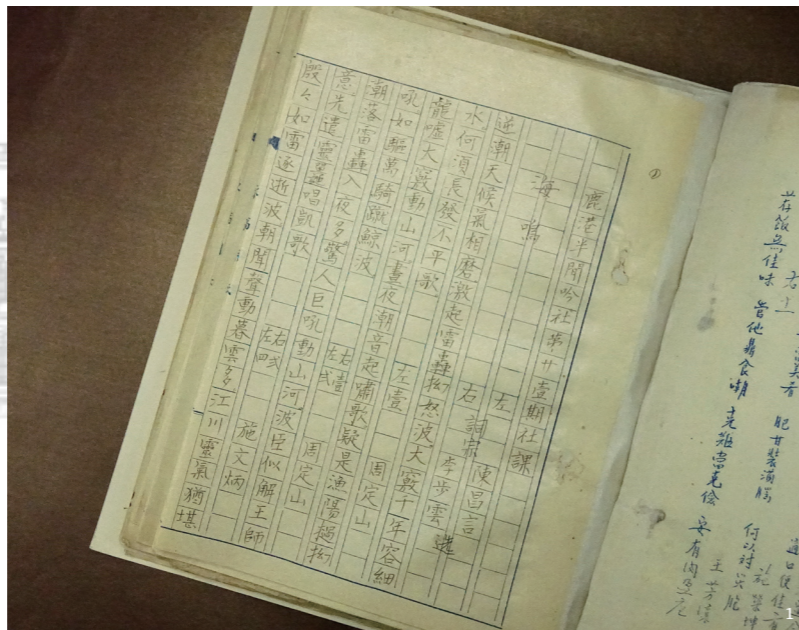
鯨波與細水

——和周定山一起，品味生命釀的酒

| 文學筆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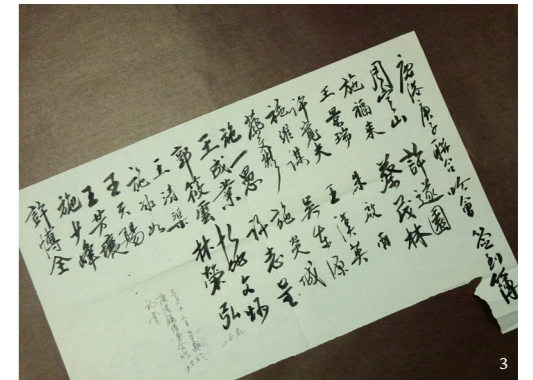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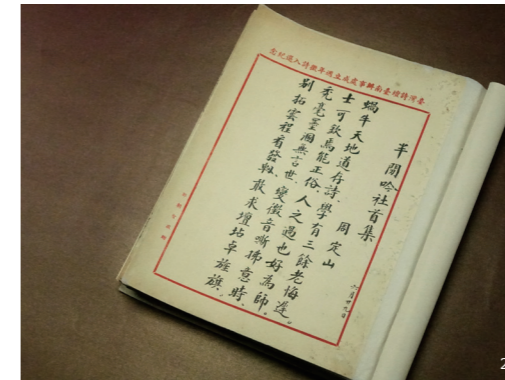
Tasting the Life: Brewing the Beer Through Classic Poetry

| On Notes



Text by 徐淑賢 Images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漫漫臺灣文學發展的路上，古典詩可說是長跑選手。從明鄭時期到清領臺灣，再到日治時期，進入戰後，直至現在；它隨著歷史、政權與文學風潮的變化幾經起伏，仍不失其文壇風華。然而，古典詩要如何融入當代的生活，於是有了詩詞入釀，從啜飲中感受文學的計畫誕生。



- 1 這次的題目是「海鳴」，周定山剛把題目分送給其他人。（周定山家屬捐贈）
- 2 周定山成立半閒吟社，成就一座讓詩人們偷得浮生半日閒的詩歌樂園。（周定山家屬捐贈）
- 3 周定山與詩友參與聯吟會的簽名。（周定山家屬捐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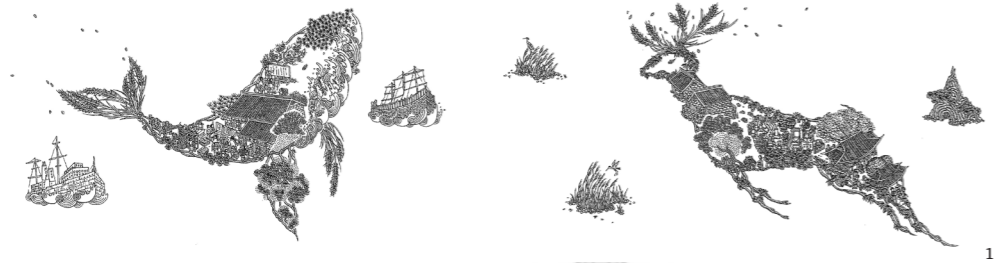
即便當前的閱讀市場已經百花齊放，耕耘臺灣古典詩，探究詩歌吟唱、創作的古典詩人與詩社持續有著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細探詩歌作品的迷人之處，「意象」的創造與經營可說是關鍵之一，不論是古典詩、現代詩，甚至是流行歌曲中的歌詞，那些我們喜愛的詩人／作詞者們，往往都在「意象」上做足功夫。這些功夫有時候來自他們讀過的書、聽過的故事；有時候來自生活經驗的體會、觀察與感受的汲取與變化，有些出奇制勝、有些轉古為新，讓我們除了對他們的創作印象深刻；當在日常生活中，看見那些被他們拿來轉化為意象的事物時，往往油然而升起一些實用之外的特殊感受。

透過文學 紀錄和脫離日常

然而，古典詩作品的聲韻、平仄、章法形式、情感表述方式，既是這個文體的特色，卻也是它面對時代不斷變化時的包袱；因此從清末民初的中國到日治時期的臺灣，古典詩人在遭遇現代化制度、現代化事物、新文學概念進入生活視野的同時，也不斷嘗試突破古典詩乘載的內容，拓展古典詩創作的描寫對象，最能直接顯示這種轉變的，就是在詠物詩中，開始出現了火車、飛機、輪船、電燈、水雷、望遠鏡、保溫瓶等現代化物品；而遊覽詩的地點也從中國、日本，逐漸往南洋的印尼、新加坡，甚至是瑞士、法國、美國移動，詩人們的腳步越邁越遠，觸動越見多元。

在戰後的《半閒吟社首集》裡，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，在每一到兩個月舉辦的社內競賽，諸如電視、太空艙、災區重建、防疫等現代世界的產物或課題，都是詩人們得心應手發揮的題目。而詩社的領導人，命運波折的周定山，在戰前已經累積為數不少的古典詩作，為生活的奔波留下細膩的紀錄，也曾為了追求更直接、更有力道的文字，耕耘於新文學的散文與小說創作。戰後數年，重新回到故鄉，成立半閒吟社，相較於前半生用新舊文學，雙管齊下地針砭時局，這次的詩社以一種更接近同溫層的互相提攜與交往，讓他再度找回定山老師的身分，與平日有著各自工作、職務的詩人們，經由詩社，舉辦各種活動，有時一起吃飯、一起編雜誌，有時一起學寫詩、一起出去玩，更互相串聯，與其他詩社進行創作比賽，成為彼此浮生半日閒的調劑。詩社對他們來說，既是以入世人生的見聞，激盪創作靈感的空間，也是他們抽離繁雜日常，運用文學重新整理感知的渠道。



- 1 「鯨波」「細水」文學啤酒酒標由「虫二風月無邊插畫」繪製，插畫以「鹿」「鯨」為意象，鉅細靡遺地呈現詩人周定山年少時擔任布庄學徒，晚年定居故鄉鹿港，描繪鹿港的傳統建築與自然風光等細節。
- 2 文學入酒，是不是顯得特別的甘甜？

文學入釀 找到感知的河道

這條往返於入世與抽離之間的過程，就像啤酒的生成，在日常的溫度裡發酵，孕育出金黃色澤，倒入杯中，綿密的泡沫包裹麥芽、啤酒花的芬芳，飲入口中，則在清爽冰涼的酒體裡，重新品味釀造過程置入的種種自然氣息，為幾近揉碎在生活裡的人們，提取五感，召喚與內心對話的機會。

「鯨波」與「細水」啤酒希望打造的，就是這條溝通人世與感知之間的河道，透過周定山在《半閒吟社首集》以〈海鳴〉為題，與詩友們進行同題共作的其中兩首作品：

龍嘯大竅動山河，晝夜潮音起嘯歌。疑是漁陽撾笳吼，如驅萬騎蹴鯨波。
逆潮天候氣相磨，激起雷轟拗怒波。大竅千年容細水，何須長發不平歌。

帶著讀者、飲者與周定山一起，先以龍嘯、嘯歌、戰鼓共同想像洶湧的浪濤聲，看見起伏於海浪中的千軍萬馬；然後從海潮拍打、刷洗海岸岩石孔隙的聲音，連結莊子在齊物論提到的萬竅呼號，與讀者、飲者一同諦聽自我生命的回聲，也感受周定山在經歷生命各種挫折與事件的碾碎、糖化、煮沸、發酵、貯藏後，終於冷卻下來，回歸平和心境的情況。

經由《大陸吟草》、《倥傯吟草》，以及《一吼居詩存》中的作品，我們看見多次身處歷史驚滔下的周定山，時時經由寫作勾勒、摩娑出關於生命深處，個人精細而敏感的紋路。而這些個人的刻痕，在許多年以後，成為雖不飲酒，卻以生命釀酒的詩人，為臺灣打造的品酒資料庫，提供所有與他一般，以生命釀酒者的我們，一道辨識、玩味生命各階段小趣味與惡趣味的依據。

有人說，長跑選手的秘密在於與疼痛和限制共處，在臨界意志力的邊緣，透過積極的調節，重新找回跑步的節奏。臺灣古典詩已經長跑超過 300 年，與不同文學類型論戰的陣痛與自身體例的限制，並沒有框限它的發展，跨形式、跨感官的體驗，有時更能激發對作品的理解與詮釋。有空來臺文館，帶一瓶鯨波或細水，讓定山老師用生命釀出的酒，與你觸見臺灣古典詩這位長跑選手的清新滋味。

徐淑賢

花蓮人，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著有專書《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：以 1930-1940 年代《風月報》、《南方》、《詩報》為中心》（2013），專書論文〈臺灣古典文人的文化經營：新竹北門鄭氏家族與 1929 年全島書畫展覽會〉（2018），期刊論文〈《卷密書室札記——張純甫日記》（1933-1937）中的書畫銷售與經營〉（2021）。

購買通路



飲酒過量，
有害（礙）健康